

達夫書簡

——
致王映霞

DAFU

SHUJI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K825.6/91

达夫书简

——致王映霞

天津人民
出版社

达夫书简——致王映霞

王观泉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1/2 插页5 字数93,000

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500

统一书号：11672·104

定 价：0.45 元



达夫贈林語堂自照
1937年春摄于福州



郁达夫与王映霞
1934年摄于杭州

王映霞近照

1980年3月摄
于上海嘉禾里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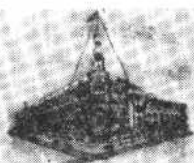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曉露：今天的一天，總算把你的誤解，消除了一部分，但
我仍感到南方的氣候，又要引起心裏來，又要疑心的
人，於是你的心地，可以想見你多留一刻，多對你
說幾句話，兩天來，沒有睡覺，今天又走了一天，身
體疲倦得很，到了出版部裏，就躺往床上
躺下，可是你的信，還沒有寫，彷彿心裏還有
什麼事，牽掛的樣子，現在，在寫這封信，這
封信，希望你能夠將我今天的對你講的
話，牢記着，並且請江兄，全副精神的
愛，和這種，多使我的高，得，有虛，
可來，你應該多看一點書，多想一點心
事，身體第一要保重，所以也要保重
身體了。第一星期，有好天氣，新鮮空氣
和你們一起，上英，和去着海。
達夫上
二月十七日

達夫手迹（一）

再睡上了。早晨一早起來，就寫了一封
信給你了。信，我三時便再寫了。一封
信給你。昨天發出的快信，你大約
總已接到了。露，以後想五天天寫
信了。因為你要翻譯書，因此做一
文章。可是你不要因為我不寫信而
為擔憂。我主之信，並沒有是給你的。一禮拜
中間，出版部要接了去的文稿，我將
多一天天要忙一天了。再見。

曉霞：公文寫了一封信給你。昨天
你信總已接見到。科科著未上信。
精神百倍，心裏也安心得多了。以後
請你不要再為科擔憂，我以後要精
命的主幹。好早日之即科信的心願。昨
天從車上下來，因為一天一夜沒有睡定，
疲倦得很，到了午後過一午重慶，從
疲倦睡起，一直睡到早的天更覺倦意。



上海南京路
東亞大旅館

The Oriental Hotel

SHANGHAI

Cable Address "TUNOAH" Tel. C. No. 938, 939, 974

第一號

映木郎：今天的半天，在我是覺得
很快樂的，不曉得你以為怎麼樣。
你仍舊去以後，医生的朋友又說了
說多的話。他也在讚你的美，神態
了，心裏很是喜歡，就譬如他是人家
在讚我一樣。映木郎，我與你真已經
是合成了一體了。我真是這樣的想
假如你身上有一點病痛，我也同時一樣
的可以感到。所以前幾天，你有了精
神上的鬱悶，我也同時感到了。這

年 月 日

達夫

达夫手迹（四）

曉霞：今天午時多封信們大約都收到，昨晚已接到大家
上信，大約是我今天早晨發出的那封信，信上說，
信因所以信而本及出本，多謝！
明之新希望信們能到劉進社來，午前來也，
午將來也，信上請信們除去年來，因為信們想信
信到劉進社去，信上請信們來，多謝！

曉霞：我今天又做了許多事情，這一天頭暈也，不
度過去，現在我國，信們科大了，劉德之回來，用北
日並石戒嚴，信們放心，因為戒嚴在晚上，十一
點鐘，十點以前回來，是並無危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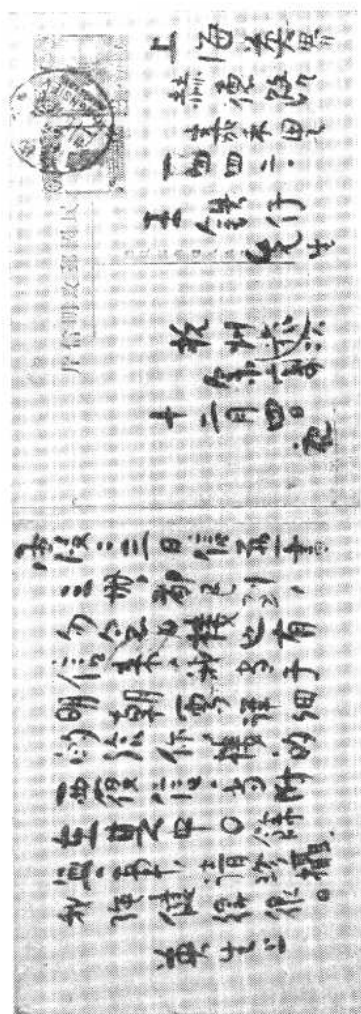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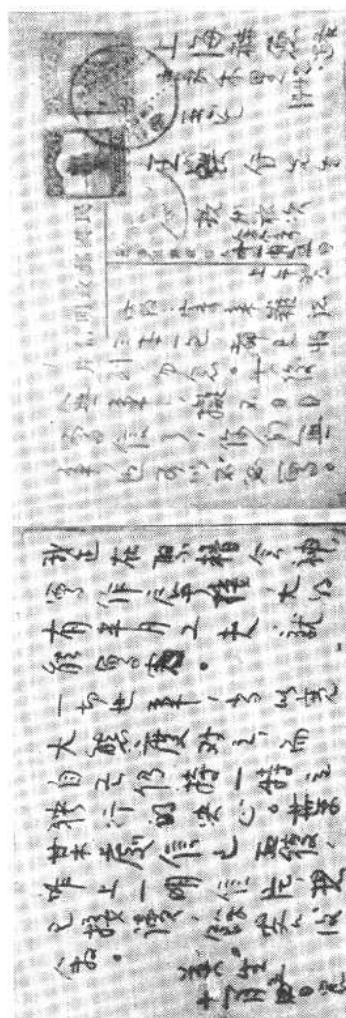
曉霞：又是兩天不見了，我想你一定是還在戒嚴中，
你明天（三月十六，星期日）一定來，到劉進社來。

我們可以接洽。

要是這一封信到信通，請你接到信後，
就來劉進社，請信們于午前十一點以前來，
是午午信到，就請信們于午前十一點以前來，
去左邊，多謝！

曉霞：女士有功德，不能出來，你來說一箇話，
劉外面弄住一晚，因為明天晚上，我在那裡，
我們仍有功德的，我教得通的時候，就不可以，
永安，我信，信上請信們，不冉回中國界內來，信上
就信用我的，就請信們，不冉回中國界內來，信上
就信用我的，就請信們，不冉回中國界內來，信上

達夫手迹（五）



目 录

达夫书简的再现	许 杰 (1)
郁达夫书简保存情况	林艾园 (7)

达 夫 书 简

——致王映霞

1 (17)	2 (18)	3 (19)	4 (20)
5 (25)	6 (27)	7 (28)	8 (30)
9 (32)	10 (33)	11 (34)	12 (36)
13 (36)	14 (39)	15 (40)	16 (42)
17 (42)	18 (44)	19 (45)	20 (47)
21 (49)	22 (50)	23 (51)	24 (52)
25 (53)	26 (54)	27 (56)	28 (59)
29 (60)	30 (61)	31 (62)	32 (63)
33 (64)	34 (66)	35 (67)	36 (68)
37 (69)	38 (70)	39 (72)	40 (73)
41 (73)	42 (74)	43 (76)	44 (77)
45 (78)	46 (79)	47 (80)	48 (82)
49 (83)	50 (84)	51 (85)	52 (86)
53 (87)	54 (88)	55 (89)	56 (90)
57 (91)	58 (92)	59 (93)	60 (94)
61 (95)	62 (96)	63 (97)	64 (98)

65 (99)	66 (100)	67 (101)	68 (102)
69 (103)	70 (104)	71 (105)	72 (105)
73 (106)	74 (107)	75 (108)	76 (109)
77 (109)	78 (110)	79 (111)	80 (112)
81 (113)	82 (114)	83 (114)	84 (115)
85 (116)	86 (116)	87 (117)	88 (118)
89 (119)	90 (119)	91 (120)	92 (121)
93 (121)	94 (122)		

跋王观泉 (124)

达夫书简的再现

许 杰

在社会生活或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确是有些偶然的机缘，也就是所谓“偶然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偶然的机缘，也就是我们平常口中所说的“巧”。而这个“巧”，也就是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巧”。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一本《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对我来说，却只有用一个“巧”字才能说明它的遭际、经历和出版的经过，如果没有这一个“巧”字，那末，这一份东西，是否还会保存到现在，是否能够出版，还是颇成问题的。

说来话长，还是让我慢慢道来。

原来，我与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二十年代，也就是他们开始热恋（或是热恋成功以后）就有了交往。这些情况，本来也是平常的事，对他们的热恋与恋爱成功，在当时，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私心羡慕他们的幸福，热烈地祝贺他们的幸福。因为那时郁达夫已是一位成名作家，他们的热恋，早已哄动文坛，许多人当作口碑传诵，而我却竟然能够见到他们，并分润到一层光荣和幸福，的确可谓幸事。这是在我认识的朋友，——虽然也耳闻郁达夫与映霞的热恋与追求

的情形，却没有机缘见到他们的人们中间，分外高兴的事。这且不去管他。我记得我当时之所以去找郁达夫，主要是为了我的朋友王以仁的失踪。而王以仁之所以失踪出走以至自杀，主要原因却是为的失恋，为的一个女朋友原来同他好，带他到她自己家里去，但后来却又说同他不好了，因而逼得他走上这一条路。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即是王以仁的这位原来和他要好后来又不要他的女朋友，偏偏又是王映霞的同学。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又怎能不为达夫与映霞的热恋与热恋成功的幸福而私心羡慕，并当面祝贺呢？又怎能不以见到他们的热恋感到庆幸呢？

那时我和郁达夫的交往，现在只记得一个大致的轮廓，而郁达夫的《日记九种》里面，还留着一些记载，但如今我也不想去提他了。^①我这里之所以要说起这件事情，原因在于我不但在那时和郁达夫有交往，而且在那时我就认识王映霞。

解放以后，大概已是五七年前后的一个什么日子吧，我在上海公费医院中医第五门诊部看病，——这是在医院里看过病的人都知道的，自己把病历卡交给护士，而后由护士顺次喊名字进去。有时知道一时还喊不到自己的名字，因而走得远一点去看看什么，原是有的。记得那一次，我正巧走得远了，而护士却是一连喊了我的名字——甚至大声喊了我的名字，我这才听见，被叫进门诊室。无巧不成书！那里知

① 郁达夫1927年2月26日日记载：“午前在家里编《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打算做一篇《探听王以仁的消息》，许杰前来访问我，并且赠我一本以仁的短篇小说集。王以仁是我直系的传代者，他的文章很象我，他在他的短篇小说序文（《孤雁集》序）里也曾说及我。我对他也很抱有希望，可是去年夏天，因为失业失恋的结果，行踪〔踪〕竟不明了。”

道，这时的王映霞，也正在上海，她的公费关系，也正是第五门诊部，而且，也正在这一天，这个时候，也在那里看病。她因为护士在高喊我的名字，所以就在注意我，并且过来招呼我了。说心里话，我在那时的心中，根本想不到有个过去的熟人，而且是女同志，前来和我打招呼。所以，当我正要问她的尊姓大名时，她自己就说了，她是王映霞。

呵，王映霞，我自己在心中想着，又把她看看，这是王映霞吗？我仔细地看看，唔，这的确是王映霞，而且旧的仪态还是存在。我推想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或三十年不见了吧，但她还是记得我。那一次谈话，只是简单地知道她在上海的一个小学教书，这小学在什么路上，这小学的校名，也是以这路名作校名的。另外就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谈，因而也就分手了。不过，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巧遇，这才有以后及到现在的一些交往。我想，假使没有那一次的巧遇，就是这次出版的郁达夫给她的信件的经过的情况，是否就是如此，也就很难说了。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跟着许多同事和学生到乡下办学，参加四清，有机会和一位同事，住在同一间屋子的地铺上。我们铺连着铺，有时也可以讲讲话。这位同事就叫林艾园，当时在系里教文选，现在已调古籍整理组，搞古籍整理工作了。他曾经和我讲起，他手里有一批郁达夫寄王映霞的信件保存着，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一个车站里得到的。

我想起了王映霞，她是原失主，她既然还在上海，我何不告知她这个好消息呢！可是，运动的发展，比我的思想还

要快。由于极左路线的发展，简直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是文化大破坏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自己当然是受拘禁，受隔离，写检讨，被抄家。而我的这位同事，上面提到的林艾园同志，也被抄了家。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和我说起，他家里保存着郁达夫的这一批信件，也同着另外的东西，一同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

这真是一场厄运。我几次说到一个巧字。但是，这却是一次大不幸，真是个不巧，这些信件，竟然也被抄走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被抄家抄去的东西，都要落实政策了，林艾园家里被抄去的郁达夫信件，也发还给他了。但抄去的多，发还的少。未发还的究竟是毁了，还是被抄家的当事者落入私囊，在当时是无法询问的。这个时候，我又叫人去找王映霞，而且居然给我找到了，于是我把她在衡阳车站丢掉的信件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一位同事手里的喜讯告诉了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还介绍他们见了面。这就是后来的事，我也不想多说了。

关于这一批信件的大部分真迹，现在已经由林艾园经手，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这就是读者同志现在手里所看到的这一部分的原件。这有林艾园同志的文章可以说明，我不必多说。至于还有一部分在原抄家者手里的原件，希望他能以爱护国家文物——一代文人的手稿为重，完完全全、整整齐齐地交出来，供文学史家研究之用。我是这样希望着。

至于这些信件的内容，我虽也看过，但不想多谈。这里面记的是郁达夫对王映霞的长时期感情的表白，任何人造作